

## 新理念與新價值—— 西班牙語學門全球與在地發展

張淑英\*

西班牙語學門研究無法和其他學門一樣，可以全面侃侃談論正向的「新理念與新價值」，須將全球視野與在地觀點切開，一邊可能是樂觀的發展，另一邊可能是悲觀的萎縮。面對全球區域不平衡的發展下，臺灣西語學門的教學研究是一項契機，也是危機。

2013 年我以臺大國際長身分接待第一位來自美國的訪賓，SUNY-Albany 大學英文系主任時，他提到，基於財政和需求，他們學校減少了一些外語課程，當中只有西班牙語不減反增。我們容易理解這樣的事實，因為西班牙語是美國的第一外語，彷彿官方用語那麼普遍。西班牙語教學與研究的存在是自然需求，若有特別之處，就是授課語言，學術論文不一定要使用西班牙語，可以英文取代。因此，美國（英國亦然）學術界的西語研究各自獨立發展，研究議題與趨勢與英語學界同步，多以英文發表論文。同時，隨著拉丁裔越來越多，美國的西語師資與研究人員極大比例是拉丁裔。這個現象，一方面呈現拉丁裔對母語文化研究的熱忱，以及在美國學術界生存的優勢；另一方面，隱約也透露西語學門的學術研究仍然不是人文核心。

若從學會組織和研討會的內涵與研究趨勢觀察，近幾年來的發展「從廣泛變精實」。過去以全球西語學者為號召的大型國際組織，由於領域廣泛，各種專業齊聚的盛況，近來逐漸由一些特定領域專業、斷代研究、區域型或單一國家組織取代。例如，塞萬提斯研究、黃金世紀研究、黃金世紀戲劇、殖民研究（涵蓋遷徙、移民、旅行）、黑色電影與小說、女性主義文學、原住民文學、翻譯研究……等等。這些過去經常附屬在一個研討會下的議題，如今都可以獨當一面，成為一個組織和大型研討會的主題，顯見研究人才趨專精與成長。學者也希望透過更專業的組織，和相近領域的專家交流，可以激發更多研究的靈感與

---

\*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兼國際事務處國際長

議題。這當中，由於研究人員也是來自世界各地，跨文化、比較文化的研究相對帶動風潮，不唯東方的臺、中、日、韓、泰以本國文本／文化和西語文本／文化比較（含翻譯），歐洲各國因語言相近，也側重跨國跨語言研究。這類研討會亦設定會後出版會議論文專書為目標，擴大學群的影響力和凝聚力。幾年下來，美國的西葡語教師學會（AATSP）、西班牙的歐洲西語教師學會（AEPE）、西班牙西語教學學會（ASELE）是少數仍然維持，以綜合主題定期舉辦活動的組織。

另一方面，不單純依賴國際組織作為學術交流的機會，每個國家獨自成立學會，定期舉辦研討會，作為號召國際連結的現象也越來越普遍。拉丁美洲各國尤其積極，過去以美國和西班牙的活動為依歸的情形，近來逐漸以自己國家的學術活動為主軸，逐漸建立口碑，使自己國家成為西語研究的重鎮，例如阿根廷、哥倫比亞，規劃願景，建立本地名作家研究的企圖心頗強：如號召全球專家學者齊聚的「波赫士研究」、「馬奎斯研究」等組織與活動。

這些動態的組織和活動，相對於定期出版的學術期刊略有差異。學術期刊泰半仍以綜合型主題期刊較多，過去幾年，西班牙因經濟危機，除了皇家學院（RAE）、高等科學研究院（CSIC）、西班牙國際合作發展協會（AECID）等國家支援的高水準學術期刊尚正常運作，許多大學的學術期刊均大受影響，遂有前述以年度會議論文專書取代季刊、半年刊的折衷方案，或是以電子期刊取代紙本。近年隨著中國崛起，留學人數激增，華語和西語的比較研究（教學法、比較語法、翻譯研究、比較文學）相對新鮮且熱門，這類研究頗受歡迎，逐漸形成顯學。

再看國內的西語研究，和亞洲各國的研究趨勢大致相同，多數以「語言教學」為主，亞洲各國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「x國人學習西語」的外語教學探討，或是中文和西文的用詞比較或文法解析，臺灣更為明顯，文學文化研究的人才逐漸式微。國內因所有教師皆必須教授基礎語言的情況，教師似乎也轉移研究方向以語言教學為主。此外，繼續攻讀碩博士的學子也越來越少，甚至教學單位關閉碩士課程；未來極有可能再產生四十年前臺灣西語人才斷層的現象。這是學用合一與社會趨勢形塑的「新理念與新價值」，削弱了西語學者與學子的教／學毅力與熱誠。亞洲各國均有西班牙政府設置的「塞萬提斯學院」在當地推廣西語教學與補助，相對提升學習與研究風氣。同是華語的中國大陸，在雙一流的策略下，西語領域可以變成「雙一流」的特殊項目，因而造就了「文科狀元學西語」的風潮，全國80所大專院校成立西文本科，鼓勵跨域專長（西語＋經貿）、（西語＋電腦）……出國攻讀博士的速度與量如雨後春筍。韓國三星與學

界產學合作培養人才，廣送人才到拉丁美洲深造或實習，藉西語打造拉丁美洲的「三星王國」，與蘋果分庭抗禮。

臺灣當今西語學術的研究能量和人力，其實不遜於亞洲各大學，過去數十年培養的師資，全數是留學國外的博士人才，教學研究品質，也絕對是名列前茅，不論是學術研究或是實務應用品質仍具有優勢，但是教學研究環境每下愈況，沒有凝聚學術能量的學會組織，教學單位獨立作業的情況也不容易吸引國際組織來臺舉辦活動，在契機和危機之間，人文領域向來不易跨國合作，或許未來尋求國際合作變成艱困卻必要的出路。